**friendship/友谊(Yǒu Yì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European Perspective | Michael Kahn-Ackermann | 19 Apr 2022 |

下文引自一本有关“互联网时代的友谊“书籍的前言。

*在人际关系之中，每个人的天性和行为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这种个体特性，使得研究人员很难为友谊找到一个统一的定义，也很难对友谊与人格之间的联系，做出一个普遍的陈述。友谊是一个无法被简单言语所阐释的概念。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，比如认为某人有资格成为其朋友的条件为何，以及友谊对他们而言，意味着什么。*

在我们对友谊的理解，迷失于不计其数的个人主义与单一性中之前，正如小节所传达的那样，欧洲的重要思想家们，不惧烦琐地去探索友谊的本质，故而时至今日，仍旧影响了我们对友谊的理解。

友谊（**友爱**（philia））是亚里士多德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*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*中，将友爱理解为最佳的关系形式，在这种关系中，参与者重视彼此，并为对方做出善事。“philia”一词在英语中，仍被翻译为“friendship“，尽管它与今天所使用的”友谊“一词，并不全然相同。尽管如此，它对欧洲后续世代的友谊观念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——时至今日。

在他关于友谊的哲学中，亚里士多德对平等（相似）双方之间的友谊，与不平等双方之间的友谊，进行了根本性的区分。对他而言，真正的友谊是互惠的，因而只有在平等的人之间方有可能。

亚里士多德将平等者（相似之人）之间的友谊（友爱），区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

1.出于效用之动机而建立的友谊

2.缘由共同的渴求而产生的友谊

这两者都很容易破灭且是暂时的，因为有用与欢愉的对象，对人而言是变化无常的——它们是低品类的友谊。

3.有德性之人间的友谊——即完美意义上的友谊：*因为他们相互间都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希望他****好****，而他们自身也都是好人。那些因朋友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。*

这种形式的友谊是恒久的，因为它基于朋友双方的**德性**。他们不仅分享实用与欢愉，还彼此分享**善之理念**，并在对方身上发现**本真的善**。

这种友谊有一个先决条件：*“这种友爱需要时间，需要形成共同的道德正如俗话所说，只有一块儿吃够了咸盐，人们才能相知。而且，一个人也只有在表明了自己值得爱、值得信任之后，才会被另一个人接受为朋友。”*

因此，这种友谊是少数人所独属的

马尔库斯·图利乌斯·西塞罗*（*在他的文本[论友谊](https://www.gottwein.de/Lat/cic_philos/Lael01.php)（Laelius de amicitia））中，把**友谊的能力**（amicitia）判断为区分人类与动物的根本标准。对他来说，**相互的德性**也是友谊的条件之一。但与亚里士多德相比，他以更切实的方式去理解友谊，他那里不存在 “有德性的朋友”所要求的那种对**“善之理念”**的认同于他而言，双方的**“正义”**（righteousness），足以成为友谊的必要基础。紧接着，正义则基于可靠、真诚、坚定和高尚的心灵构成的德性，这即意味着不受野心、荒淫和冒昧的影响。“*友谊不过....是在所有神性的与人的事物上达成一致，与仁慈、爱与敬重相结合，人类*——***智慧也许要除外***——*不能从不朽的神灵那，得到更美好的礼物。“*西塞罗对智慧的理解，即是亚里士多德所描绘的，**对善之理念的洞察**。

主要便是这两位创始人，创造了欧洲人对友谊之理解的根基。被基督教承接，并纳入其普遍的思想之中。甚至大多数后基督（post-Christian）思想家，亦跟随了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，因为他们都认为真正的友谊，意味着两人之间的关系，其目的在于其本身，故而不得基于实用、欢愉、交易或类似目的。

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初，作为对启蒙运动、工业化与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回应，在欧洲社会，基于情感的友谊之理解，取代了基于德性的友谊。在浪漫之友谊的典范中，就像浪漫的爱情那般，古老的节制（sobriety）被情绪的漫溢所取代，以至于到了多愁善感的地步。“真正的友谊”，便像“真正的爱情”那般，如今基于“灵魂的契合或和谐”，像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关系那般，它往往导致与社会分隔，甚至去拒斥社会，因为社会被视作是空乏、肤浅，且以实用为导向的。但是，友谊作为一种没有功利性，以及自我主义目的之关系的古老理念被保留了。

即使像叔本华这般反对浪漫主义的思想家，也依旧遵循这一理念。他言道*："真正的、本真的友谊，是以强烈的、纯然公正的、完全无兴趣参与对方祸福为前提的，而这一切，又以对朋友的真正认同为前提。“*但与他的前辈直接地反对对友谊的浪漫之理解有别，叔本华怀疑真正的友谊之理念，是否能在世界之中实现。友谊的建立，通常是带有隐形动机的，（人们）想要从别人那得到好处。他的短句*“朋友自称真诚，敌人亦是(。)”*已颇为知名。

在 20 世纪，看待友谊的诸种方式盛行于世，这些方式更多地问询关乎友谊的社会、物质或心理条件，而非其本质通向友谊的心理学路径的转型，可在尼采身上找寻，他在这一点上，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相同。

*“是的，这里也许有朋友，但错误，关于你的欺骗，将他们带到了你身边；他们必须学会沉默，为了维持与你的朋友关系；人际关系几乎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，即有些事情从无言语，确切而言，它们从未被触及：但如果这些小石头开始滚动，友谊就会跟上一起，并随之破裂。*“

让我们来一窥政治与权力行使之领域对“友谊”的理解。

政治中的“友谊”，无论是何种政治制度，总建立在利益和对好处期待的基础之上。故而它显然属于亚里士多德三类别中的第一种。但在西塞罗那里便业已清楚，政治生活中的友谊，并不被私人生活中的同种条件支配。对于近代最富影响力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之一的，马基雅维利而言，好的统治者的友谊，必然是工具性的，它附庸于其政治目标；真正的友谊同利益驱动的友谊间的区别在行使统治时，被已被废除了。

对友谊做政治性理解的，另一较为晚近的特征，是对友谊概念的扩充与抽象。从古至今，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，友谊是仅仅作为一种人际关系而存在。在启蒙运动之前，在民族国家与大众社会出现之前，集体性的群体、人民或者甚至于国家之间的“友谊”理念并不存在。”人民之间的友谊“这一概念，是约瑟夫·斯大林于20世纪方才提出的，而国与国之间创建“友谊社会”，也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创造。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，他们的基础和存在，可以说是前两种友谊的意识形态组合。对一些人有利，为其他“朋友”（提）供愉悦。

友谊概念的扩张与空泛化，伴随着民族国家和被意识形态灌输的大众社会那涌现的过程，而今业已渗透进所有日常社会的交流之中，特别是，但绝非只在“社会主义国家”。它既服务于政治，亦服务于商业目的。被全然陌生之人叫为或称为“朋友”，在稍好的情形下，是一种全无任何实际意义的空话；在稍差的情形下，则是尝试利用“朋友”这个充满感情的术语，来维护自身的利益。对友谊的经典理解，是基于两人之间的德性、正义、共情或甚至是仅出于感情上的关系，它的基础不仅仅是希冀得到的好处或共同的利益，而以上的一切，在此处的友谊概念之中不再存在。此处甚至连友谊概念的构成特征也不再必要了：互惠性。

对友谊概念的根本意义上的重新阐释、扩充和大规模的空泛化，在互联网之中达至了高潮。在脸书和其它平台上，一个人会不断被要求寻找新的“朋友”，并与“朋友”交流，也即是说，与那些自身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交流，并且，从他们那里，除却他们想以数字化方式展示的自我之外，一个人没有任何机会去了解到更多的东西。

*“脸书的核心是友谊的概念。互联网上的这个数字共同体，是基于社会往来的，明确地（可被）称之为朋友。因而一个人可以与另一个用户成为朋友，或是（双方）根本不存在关系。在这个双重系统中不可能——比如脸书以外的世界——简单地拥有更多或更少的，讨人喜欢的相识之人、同事或其它形式的关系。社交网络中的抉择，是在友谊或一切都无之间（做出选择）。“*

至少在此处，对于仍旧会区分网友和朋友的中国语言而言，就要诚实得多。

当然，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“真正的朋友”，依旧存留于我们的社会之中，与无蕴意的、以好处或欢愉为导向的“友谊”一并存留，即使导向与评估它们的价值业已改变。但在欧洲与中国，以现实和数字形式出版的，众多“友谊指南”，它们一样都是一种匮乏的表现，而非是丰足的，令人满足的“真正的友谊”。